

最近几年,在上海举行的室内乐演出不仅数量增加,品质方面也有同国际接轨的趋势。听一场迷人的室内乐的确是最美好的欣赏体验,现在又有这么多好演出,寻找录音佳作也比较方便。不过,同乐队作品或歌剧相比,室内乐仍带有一层小众的意味,常被认为是比较深刻、难懂的作品。但事实上,深刻固然是深刻,难于接受就未必了。这里通过三篇小文章略谈有关室内乐欣赏的少许建议,不求怎样深入,仅是意在说明,听室内乐是一件十分美妙而非令人望而却步的事情。

提到室内乐,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或为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而作的奏鸣曲,这些体裁对室内乐来说,就好像唐诗中的五律、七绝。而另一些体裁,如弦乐五重奏、钢琴四重奏、单簧管五重奏等,因其独特的编制而成为奇巧形态的室内乐。这里就从

进入弦乐四重奏的世界

室内乐欣赏片谈之一

◆ 张可驹

最“正统”的弦乐四重奏开始。

弦乐四重奏是一个纯粹而略带抽象的体裁,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既没有乐队的宏大音响,也没有弦乐同钢琴、管乐的音色对比。大大撇去了外在效果,而呈现最纯粹的乐思,所以作曲家们也顺理成章地将他们特别内在的话写在其中。论到弦乐四重奏最大的魅力,那自然是这种深度无疑。现在人们普遍回避深度而追求浅近,殊不知真正的深度总要伴随一份赤诚在其中,只要学着去欣赏,往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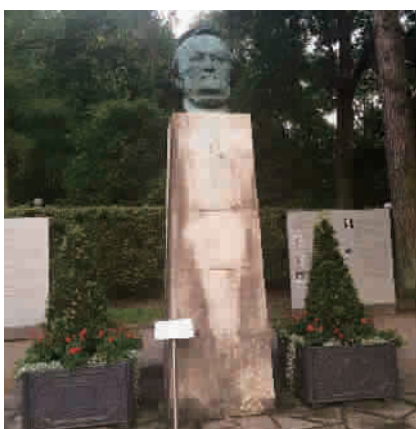
不难接受的,并且拥有我们先所意想不到的魅力。

好比我当年单独看杜甫“路有冻死骨”的名句,一点不喜欢,后来读了全篇长诗,却彻底被那种艺术生命所震撼,绝非单纯的“忧国忧民”等概念可以概括。同样,在弦乐四重奏中,有时作曲家为了充分表达,仿佛完全不顾听者接受与否。但只要有一个真实而丰沛的艺术生命为基础,最终还是能将听者带入他的轨道,并且让故弄玄虚的作品无地自容。

话虽如此,易于接受的弦乐四重奏还是大多数。初涉这一体裁,海顿的作品自然应当首先考虑,不过我首先推荐的却是莫扎特的六首“海顿四重奏”,也就是作曲家题献给海顿的作品。其中任何一首都适合作为四重奏欣赏的入门之作。莫扎特在此将他无尽神奇的旋律天赋,以及在器乐的语境中表现歌剧思维的独特点,都结合到这个最为严谨、理性的形式中。虽然继承了海顿,但也启发了后来的海顿,贝多芬也受其影响很深。

当然,说到弦乐四重奏,贝多芬也是首先要推荐的。他晚期的五首作品,其伟大性有时被说得近乎玄奥。贝多芬晚期的独特境界值得我们品味终生,其中就有一些不太顾及听者的成分,但是花一些时间去欣赏,也会使我们获得最丰富的回报。作曲家对于古典的传统做出了反思和再发展,有些作品确实需要多听,如 Op.131;但另一些乐章大多精短,旋律简洁、明朗,如 Op.130 与 135,其实是一点也不难接受的,切勿被它们的“盛名”压倒,避而不听。

而要选择一首更轻松的贝多芬四重奏作为入门欣赏,我会推荐 Op.18 中的第三首,该作的第一乐章同“春天奏鸣曲”一样春意盎然。由莫扎特与贝多芬开始,再听舒伯特、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的作品,就可以比较方便地进入弦乐四重奏的世界了。



黄昏终结于纽约华尔街的股市。整个制作的想象够大胆超前的,而且是通过 360 度的旋转舞台来表现,但落在具体细节表演上,往往对不上号,比如几乎忽略了剧中很重要的指环抢夺过程,而又未将指环与石油之间的关系有机联系在一起(确实也很难,因为剧本中写明的是指环),这就让老观众不满,新观众摸不着头脑。

另一个看点是摄像投影的使用,有新意,也有败笔。这里既有演员表演的特写,便于观众看清;又有舞台深处情节的展现,拓展了观众的视觉空间;更有导演理念意象的诠释,所谓“戏中有戏,戏外有戏”。摄像投影手法的运用,其他歌剧制作已有使用,但这版《指环》的图像更加多面、大胆甚至荒诞(如众神之王沃坦与弗莉卡、弗兰亚姐妹的乱交,沃坦与智慧女神的性交),而且因为投影图像过于纷繁,影响了观众对歌剧的主体——音乐演唱的聆听;而舞台上经常出现两个摄影者(似乎告诉观众,这是现场摄制),又似画蛇添足。

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摄像投影的使用,主要出现在《莱茵的黄金》,但在后三部中很少使用,有才思枯竭、虎头蛇尾、风格不统一之感,再加上许多表演细节上的荒谬臆想、离题(剧本)万里、不知所云,所以《众神的黄昏》演出结束后,当气质儒雅的导演卡斯托弗率领剧组团队按惯例向观众谢幕时,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火爆场面:观众一片嘘声,不停息的大喝倒彩(也有少量鼓掌的),有的甚至面对卡斯托弗,以夸张动作大幅度倒竖大拇指。尽管卡斯托弗见过此等场面,但依然神情尴尬,久久难以下台。好在他颇有修养,熬过了观众一阵狂轰滥炸后,挥手向观众致意,但有观众仍不买账,继续大嘘,这时有一位主创成员猛然做了个蹬腿动作,场面忽然改变,鼓掌蹬脚声居然越来越多,到后来几乎与嘘声平分秋色。接着,当演员、指挥与卡斯托弗三次联合出来谢幕时,只要一出现卡斯托弗,观众的掌声马上变成嘘声。这真是拜罗伊特的奇观。

告别了慕尼黑,7月27日,我们前往此次歌剧之旅的重镇——拜罗伊特。每年七、八月间在拜罗伊特举办的瓦格纳音乐节,是瓦迷们朝圣的盛会。矗立在拜罗伊特近郊绿丘山庄上的节日剧院,将集中上演瓦格纳的歌剧,其中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每届必演,其他的瓦格纳歌剧则轮番上演。

拜罗伊特的门票之难得,向来是古典乐界的世界之最,据说以往要挂号等十年左右,才有机会轮到。我们这次非常幸运,据说这样的机会以前从未有过。原因多多,其中之一,是关于《指环》的制作。2013年,在瓦格纳诞辰200周年大庆之际,拜罗伊特隆重推出了全新的《指环》制作,总导演是成长于前东德的卡斯托弗(Frank Castorf)。这个制作当年首演时即遭到嘘声一片,卡斯托弗在谢幕时一度都下不了台。尽管已有心理准备,此番现场观赏,还是觉得这个制作之新潮前卫,大超以往,甚至具有颠覆性。要弄清某些细节上的喻意,真抵得上“哥德巴赫猜想”。

首先觉得,导演的思路非常开阔,与时俱进,他将原著中对黄金(指环)的抢夺,投射到对当今黑色黄金——石油的掠夺上,为此将四联剧的场景大幅度开拓:《莱茵的黄金》是美国德克萨斯州66号公路的加油站,《女武神》转到阿塞拜疆的巴库石油钻井站,《齐格弗里德》又回到两德统一前的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然后再转入美国著名的拉什莫尔“总统山”,不过四位美国总统的巨型头像雕塑被换成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众神的黄昏》进入两德统一后的柏林,最后的

嘘声四起的《指环》制作

——德奥歌剧之旅(四)

◆ 任海杰



我听敏茨拉巴赫“小无”

◆ 许锡铭



早就期盼着再听一场巴赫的小提琴无伴奏的奏鸣曲和组曲。二十多年前收藏了谢霖的版本,现场听,还是前年的一次星广会,极高的性价比,听了必多利,不过只有两部奏鸣曲,因此十分期盼敏茨。我特别看重的是演奏全套奏鸣曲的第二场,因为这三部奏鸣曲有着相仿的乐章布局。第一乐章总是慢板,像是在积蓄力量,引发到巴赫的最高境界,也是我最向往的赋格乐章。第三乐章是短小的慢过度,准备走进快速变幻的终曲。而我,正是冲着赋格去的。

敏茨出场了,他稍事停顿,便拉出熟悉的第一奏鸣曲的第一个和弦。我不禁吃了一惊,音色如此火爆与干涩。与我想象大相径庭,不像我听惯的谢霖,更远离崇尚音色纯美的格吕米欧。我耐着性子听下去,他还是十分有张力的,“火爆”的和弦也许正是配合着张力的运行。可是,这种声响我不太喜欢。

第二乐章赋格段来了,几条在调性上有从属关系的旋律线在四根弦上随弓飞扬,间或着的和弦在敏茨的手下依然是那样的火爆。用一条弓在四根弦上拉出复调,要特别营造各条旋律的不同音色,和谢霖和格吕米欧的清晰分明相比,我感到敏茨显然没有到位。



所有三首的赋格乐章我都失望了,幸好各曲的第三乐章给我带来享受,或安逸舒展,或宁静肃穆,曲中的对位也清晰可辨。

我还特别欣赏他演绎的第一和第二奏鸣曲中的第四乐章。前者通篇是动机展开。他拉得十分“巴洛克”,条理清楚,很有理性,没有因为速度快了,出现激情。后者则是不同音程、分解和弦和音阶交错搭配而成的形式美。敏茨十分从容地给我们展示了如万花筒般不断变化的音乐图案。

音乐会散了,走出音乐厅遇见一位小提琴家朋友,他说听了两场,有点审美疲劳,受不住他那种“暴力和弦”。

我记得大提琴家王健拉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也有一次出现过“枯涩”的音色,他在电台接受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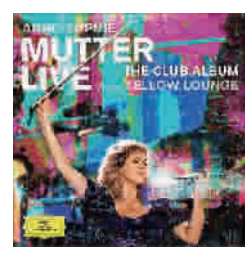
时说,那是在融入“中国元素”,是中国书法“枯笔”的模拟。那么敏茨枯涩的爆发求的又是什么呢?

近日,电台经典947也播了巴赫的“小无”,是萨汉姆拉的,大概是配合敏茨音乐会的版本比较吧。萨汉姆虽然在快板乐章中有点跳跃情绪,没那么“巴洛克化”,但其音色清新优美,无可争辩。

说到巴赫的六首“小无”,舒曼曾为此配了钢琴伴奏,为这部巴洛克巨作加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演奏方式受到当时听众的普遍认可,像是一种辅助和评注,让作品结构更清晰易懂。原曲由小提琴表现的某些和声与对位声部,被转移到了钢琴伴奏中。现在也有带钢琴伴奏的“小无”录音版本可买。如果敏茨和哪位钢琴家合作,不知效果如何?



《柏林俱乐部实况》(CD+DVD)
演奏:安妮·索菲·穆特等
编号:479 5021 (DG)



Yellow Lounge 是一项将古典音乐会从音乐厅内带向世界各地的俱乐部中的企划,旨在以轻松的氛围拉近大众与古典音乐间的距离。今年5月,小提琴家穆特再度参与其中,与她组建的弦乐团及钢琴家奥基茨茨一起在柏林一间俱乐部内上演了这台曲目跨越三个世纪的音乐会。透过实况录音,听者不难察觉她对这种“把表演者与听众真正合二为一”的演出形式的投入与享受。

拉威尔:
《孩子与魔法》
演奏:
斋藤纪念管弦乐团
指挥:小泽征尔
编号:
478 6760 (Decca)



由于对旋律的注重,拉威尔的歌剧《孩子与魔法》听来更像是一部“抒情幻想曲”,他在其中以极富魅力的音乐唤起人们对童年的回忆。这套录制于去年斋藤纪念音乐节现场的唱片,可视为小泽征尔数十年来对拉威尔作品潜心钻研的又一份成果,诠释细腻且充满想象力。由次女高音伊莎贝尔·里奥纳德领衔的歌唱家们,同样赋予这里的每一角色以鲜明的个性。
(严煊)